

基于“表达与交流”的口语教育： 历史演进、多维观察与发展路径

张心科

摘要：口语教育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清末用于习词与正音的“官话”教育到当下包含在“表达与交流”中的口语教育，反映了人们对口语教育的认识及所赋予的功能不同。聚焦基于“表达与交流”的口语教育研究，应从口语与书面语的复杂关系、言语行为的语用特征、学校和日常生活场景差异、能力与非能力因素的协同作用等多维视角来考察。未来需要在课程教法创新、信息技术赋能、评价体系重塑等方面不断加强口语教育，切实提升学生的口语表达与交流能力，以满足社会发展的多元需求。

关键词：口语教育；表达与交流；语文课程改革

口语教育在语文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同时期口语教育的名称及教学任务不同，反映了人们对口语教育的认识及所赋予的功能不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义教新课标”）将口语教育置于“表达与交流”的框架中呈现。为了便于理解此框架下的口语教育，本文先梳理口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名称演变），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基于“表达与交流”的口语教育，并探讨其未来发展的路径。

一、口语教育的历史演进：从习词与正音到“表达与交流”

口语是口头语，与书面语、手势语、旗语等相对。不过，对于包含口语教学的口语教育，每个时期的称呼不同，对其的认识和要求也不相同，所以其相关的教材以及教学的内容、过程和方法也不同。

清末时期（1904—1911）称口语教育为“官话”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百年识字教育现代化研究”（BOA220191）。

作者简介：张心科，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

教育，后又称“国语”教育，主要作为统一国语（词语、发音）的手段，即通过教授官话字母以正音（统一发音），用学习《圣谕广训直解》以正词（统一词汇）。民国初年（1912—1921）出现“注音字母”教学和“话法”教学。“注音字母”教学主要是训练发音。“话法”教学有三种：一是统一国语的发音、词语的“话法”教学，二是促进作文表达（文白互译）的“话法”教学，三是训练口语表达技能的“话法”教学。新学制时期（1922—1928）保留了“注音字母”教学，将“话法”教学改为“语言”教学，主要是因为1920年教育部通令“国文”改为“国语”，小学教材的语体由文言改为白话，为了推行“言文一致”，特别重视口语教育。当时除了在作文教学的起始阶段先让学生口述，还出版了很多“国语会话”教材。新标准时期（1929—1936）将“注音字母”改为“注音符号”，将“语言”改为“说话”，同时出版了训练“说话”技能的“说话范本”。全面抗战、内战时期（1937—1949）仍称为“说话”教育。全面抗战期间，为了突出口语的宣传功能，“话剧”“讲演”训练被强调；抗战结束后，因为统一国语的需要，“诵读”“注音符号”训练被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66），主要实行“说话”教育。受苏联及解放区的“写话”教学影响，一般将口语和作文一道归入表达的范畴一并呈现，并将口语表达作为书面表达的基础，有时将“说话练习”和“写作练习”纳入“写话方面”，与“阅读方面”“写字方面”并列。也有专门的“说话”练习，包括演进语练习、看图（物）说话、讲述日常生活、会话、讲故事、报告新闻、汇报、演说、辩论、舞台剧的演出等。^[1]汉语、文学分科期间（1956—1958），为了促进对课文的理解，课堂上经常进行朗诵、复述等口语教学。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为强调书面语的学习、忽视“说话”训练而引发过论争。“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之初（1966—1978），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朗诵、宣讲、批判等口语训练被强调。新时期（1979—1999），实行“听话、说话”教育。因为推广普通话，且强调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听话、说话”教学被强调，不仅建构出相应的知识、技能体系，还出版了大量的口语教材。21世纪以来，实施“口语交际”教育。2000年颁布的各学段语文教学大纲将“听话、说话”教学改为“口语交际”教学，与识字写字、阅读、写话（习作）等教学并列。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进而将口语与书面语教学一道纳入“表达与交流”教学之中，与“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梳理与探究”等语文教学活动并列。21世纪以来的语文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都突出了口语的交际功能。

由此可见，口语教育始终与不同时期的社会形势发展、人才需求的变化相契合，不断调整自身定位、内涵、教学内容与方法等，以更好地满足语言学习、社会宣传、人际交往等不同目的。同时，口语教育在各时期都与语文教学的其他方面，如阅读、写作等有着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关联，共同促进语文教育的发展。

二、基于“表达与交流”的口语教育的多维观察

将口语教育的定位由原来的“听话、说话”改为现在的口头的“表达与交流”，还需要从以下维度进行观察。

（一）从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维度观察

从“表达与交流”的层面来思考口语教育，需要明确“表达与交流”包括口头和书面两种。口语

与书面语只能无限接近，不可能完全等同。

1941年，胡时先对那些“以为语体文只是口中话语的誊录”（认为说的是白话，写的是白话文，且二者没有区别）的观点提出过批评，认为“语体文只是语‘体’，并不就是日常的话语”。他从五个方面全面地比较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认为口语重表意，修辞结构要求低，而书面语需充分、漂亮地表达，对修辞和结构要求高；口语常有方言和俚语，书面语应避免；口语的文法、语意存在的问题可后续修正补充，正式的文章发表后难以改正；口语靠身体辅助表意，书面语用文字和标点表达；语言（口语）的民族形式是相对固定的，文字（书面语）则可灵活运用，尤其是白话文与日常口语不同。^[2]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在《口语与书面语》一书中追溯语言文字的源起和发展，系统对比、分析了书面语和口语的特点，认为书面语的特点是词项密度高，语法隐喻现象较为普遍；口语则有韵律，语法结构复杂。^[3]也就是说，书面语中一定数量的文字所传递的信息量要高于口语，包含着大量的隐喻表达；口语的节奏和韵律是其表情达意的重要凭借，虽然它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杂乱无章的，但其结构组织性比书面语更为复杂。

综上所述，“表达与交流”中的口语和书面语有着不同的特点。从语言形式与组织复杂性上看，口语是在即时交流场景下，重信息快速传递，形式松散灵活，句子简短不完整，常借助停顿、语气变化、重复及身体语言辅助，如日常闲聊语句简单、逻辑连贯性弱。书面语则追求精确严谨与表现力，词汇精准丰富，句式结构复杂多样，行文遵循逻辑和语法规则。从词汇与语言规范程度上看，口语受地域文化等影响，多用方言、俚语、俗语，具有地域性与随意性。书面语则遵循通用规范标准，使用规范的词汇、语法和标点，保证广泛准确理解。从

信息传递与修正灵活性上看，口语是交流即时动态，可据反馈情境随时修正补充，不影响交流，如讲故事遇听者不懂可即时解释。书面语则文字固定稳定，难以即时修正，创作需严谨审核校对，以防错误歧义。

在“表达与交流”视域下，不应简单拼凑或机械整合口语与书面语教育，即不应该将“表达与交流”视为书面语（写作）、口语（口语交际）教育的简单相加，然后在“表达与交流”的总名目下分块分别探讨写作和口语交际教育。也不应该将“表达与交流”视为书面语、口语在形式上的所谓“有机融合”（实际是机械地整合口语与书面语），即在书面写作之前口头叙述，这实质上是将口语作为书面语训练的基础（初级阶段）和手段，限制了口语教育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导致口语训练成为书面语训练的附庸。应该探寻二者的共同发生机制，选择恰当语言风格与内容组织方式，实现口语与书面语在表达与交流中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提升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二）从言语行为的语用学维度观察

在“表达与交流”的层面来思考口语教育，应超越口语与书面语的“表达与交流”的差异，而从信息的“表达与交流”这个层面来探讨如何实施。

首先，“表达与交流”需遵循基本的语法规则，无论是日常对话，还是书面表达的学术著作，都要凭借合理的语法结构组织词语，使句子通顺、表意明确，否则将导致信息传递的混乱与接收者的误解。同时，在表达的过程中，信息的呈现需具备内在的逻辑性，从前提到结论、从原因到结果等逻辑关系应非常清晰，以便接收者能够准确把握表达者的意图，实现有效的交流沟通。这种语法和语义上的共性，是语言能够成为有效交流工具的基础，也是言语行为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

其次，从语境层面来看，韩礼德将语境分为上下文语境（语言语境）、情景语境（时间、地点、参与者等物理语境）和文化语境（价值观、风俗习惯、社会规范等社会语境）。^[4]上下文语境涉及词汇、句子、篇章层面，为语言符号的意义阐释提供了直接的文本线索，帮助说话者和听话者（作者和读者）在具体的言语行为中准确理解对方的意图，使言语行为能够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顺利进行，达成交流的目的。情景语境涵盖时间、地点、参与者因素，语言的使用要与具体的情景因素相契合，以实现最佳的交流效果，使言语行为能够有效地融入特定的社会场景中。文化语境包含价值观和信仰、风俗习惯、社会规范和制度等方面，使语言使用者能够在遵循文化规范的前提下，准确地实施言语行为，传达意图并引发预期的反应，从而保障语言交流在文化层面的顺畅与和谐。

义教新课标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高中新课标”）都对口语和书面语的表达交流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且体现了二者在教育培养过程中的紧密联系和渐进发展。义教新课标提出“能根据对象和场合，稍作准备，作简单的发言”^{[5]12-13}，“注意对象和场合，学习文明得体地交流”^{[5]15}。高中新课标也提出要“根据交际的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场合，提出话题，敏捷应对，注意表达效果”^{[6]34}，“讲究逻辑，注重情感，能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感受”^{[6]38}。义务教育阶段注重基础的口语表达能力培养，让学生初步掌握语用的适应性原则；而高中阶段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要求，不仅要能选择恰当的时机和场合提出话题、敏捷应对，还强调了表达的逻辑性、情感性以及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这要求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运用语用知识，以实现高质

量的表达与交流。之后，还要求在明确其共同的发生机制、相同的教育任务的基础上，能够比较口头和书面的表达与交流的异同：“对比两种语体用词和造句的差别，体会口语与书面语的风格差异。”^{[6]16}课程标准的这些要求，是基于言语行为在不同教育阶段和不同交流场景下的实际需求而制定的，旨在培养学生能够在各种语境中恰当地运用口语和书面语实施有效的言语行为，达到良好的交流目的，进一步强化了口语与书面语在语用学维度上的联系与共性。因此，不宜像从前那样，把口语能力分成听话能力和说话能力，再把听话能力分解成注意能力、辨音能力、理解能力、记忆能力、听话礼仪等，把说话能力分成正确的语言能力、词汇积累与运用能力、敏捷的思维能力和得体的说话礼仪等。^[7]

综合以上基于言语行为语用学维度的分析，口语与书面语在表达交流中存在关键的共同要素，基于“表达与交流”的口语教育，一般至少要考虑目的（目标）、对象、环境与场合、主题与内容、过程与方法（手段）、效果六个方面。

目的（目标）作为信息传递的出发点，决定了整个表达与交流行为的方向。它可能是为了传达知识、分享观点、寻求帮助、建立关系或者达成协议等。对象包括对方的身份、地位、性格、处境以及与双方的关系等。环境与场合对于信息的表达与交流有着显著的影响。正式的场合需要庄重、规范，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而在朋友聚会的轻松氛围中，语言则可以更加随意、幽默、亲切。主题与内容确保信息的连贯性和逻辑性。明确的主题有助于选择恰当的内容来支撑和展开，同时内容的组织和呈现也需要符合主题的要求。过程中的方法（手段）包括语言的组织方式、修辞手法的运用，非语言因素（如姿势、表情、眼神、语调等）的配合等。

效果则是对整个表达与交流过程的最终检验，体现在信息是否被准确接收、理解和反馈，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是否对接收者产生了预期的影响。

（三）从学校教育与日常生活的维度观察

首先，主要为了提高口语能力的口语教育才是口语教育。如义教新课标提出“初步学会用口头语言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5]6}，“提高语言表现力和创造力”^{[5]6}，“不断提高应对能力，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5]15}。高中新课标也强调要“增强口头应用的能力”^{[6]34}。要注意学校中口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口语能力，而不是写作、阅读能力。在写作、阅读教学中往往有口语行为发生，如师生之间问答、讨论等，写作前对写作内容的口述、阅读中的朗读课文和复述课文内容等，但是它们的目的并不是提高口语能力，而是完成写作和阅读的活动，如写作前的口述是为了激发写作兴趣、降低写作（行文）难度，阅读中的朗读和复述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课文。

其次，需要教学的口语教育才是口语教育。因为学生处在母语环境中，很多口头表达与交流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习得。不需要教的，就不必纳入口语教育的范畴，如日常生活中的问路、聊天、打电话等，就不必教学。如果口语活动的完成需要一定的技能（如要事先拟写提纲或草稿等，需要注意提问的方式等），而这些技能只有通过教学才能获得，如事务性的咨询、采访、主持和谈判（劝说）、专门的电话会议等，就属于口语教育的范畴。还有如演讲、辩论、戏剧表演等也都是需要教学的口头表达与交流。课程标准也针对这些需要教学的口语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义教新课标提出“能就适当的话题作即席讲话和有准备的演讲，有自己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5]42}；高中新课标提出演讲要“做到观点鲜明，材料充实、生动，有说服力和感染

力，力求有个性和风度”^{[6]33}，能够“围绕感兴趣的话题开展讨论和辩论，能理性、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平等商讨，有针对性、有风度、有礼貌地进行辩驳”^{[6]19}。学校应依据课程标准的内容，精准筛选并实施具有教学价值的口语教育内容，提高学生的口语素养。

最后，各学段的口语教育侧重点不同。口语技能本身有一定的体系，需要分步训练，且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思维特点、语言水平不同，所以不同学段的口语教学的对象、内容、方法等不同。义教新课标关于“表达与交流”，要求第一学段“能较完整地讲述小故事，能简要讲述自己感兴趣的见闻”^{[5]8}；第二学段“能清楚明白地讲述见闻，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5]10}；第三学段“表达有条理，语气、语调适当。参与讨论，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说出自己的观点”^{[5]12}；第四学段“自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清楚、连贯、不偏离话题”，“讲述见闻，内容具体、语言生动。复述转述，完整准确、突出要点”^{[5]15}。高中阶段同样依据课程的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层次，对学生的口语表达提出了逐步深化的要求，从注重语言运用的准确性与逻辑性，到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追求观点、内容、思路、情感与表达的全面提升，再到追求语言运用的独创性与多样化表达。^{[6]36-39}在教学中，应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各学段的教育目标，精心设计口语教学方案，选择适配的教学内容与方法，确保口语教育在不同学段的连贯性与适应性。

（四）从能力因素与非能力因素的维度观察

当然，口头的表达与交流，不仅要注意有声语言的运用等能力因素，还要注意身姿、手势、目光、表情、服饰、距离、氛围等非能力因素的运用。这些因素与表达效果紧密相连，共同构建完整的交流情境。

从能力因素的维度来看，口语教学包括语言组织能力、语音语调运用能力、倾听理解能力等。语言组织能力是关键，包括词汇的丰富性、语法的准确性以及语句的连贯性和逻辑性，需要能够快速且准确地从自己的语言储备中选取合适的词语和句式，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避免出现词不达意、逻辑混乱的情况。语音语调的运用能力包括准确的发音、恰当的语调起伏以及合适的语速，这些能够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帮助传达语义和情感。倾听理解能力同样是口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准确理解对方的话语含义，才能做出恰当的回答，实现有效的交流。这包括对语音的辨析、语义的理解以及隐含信息的捕捉等。比如在对话中，能够听出对方的言外之意，从而调整自己的回答策略。

非能力因素包括自信心、情感态度以及上述身姿、手势等。首先，心理素质对口语表达有着显著的影响。自信的学生往往能够更加从容地表达自己，不会因为紧张、害怕犯错而畏缩不前。相反，缺乏自信的学生可能会出现声音颤抖、思路中断等情况，严重影响表达效果。因此，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让他们敢于开口表达，是口语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其次，尊重他人、礼貌待人的情感态度能够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使对方更愿意倾听和回应。比如在交流过程中，使用恰当的礼貌用语、关注对方的感受和反应等。最后，肢体语言等因素也会对口语交流产生影响。恰当的身姿、手势和目光交流能够辅助有声语言的表达，增强表达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义教新课标提出“与他人交谈，态度自然大方，有礼貌”^{[5]8}，“注意表情和语气”^{[5]15}，明确了在基础义务教育阶段，就应注重培养学生在口语交流中的基本礼仪和情感态度等非能力因素，为有

效沟通奠定基础。高中新课标也提出“在口语交际中树立自信，尊重他人，文明得体，仪态大方，善于倾听，敏捷应对”，“借助语调和语气、表情和手势，增强口语交际的效果”，^{[6]33}进一步强调了在高中阶段，学生应在非能力因素的配合下，提升口语表达的能力，以应对更为复杂的交流场景。

因此，在口语教学中，教师应充分认识到能力因素和非能力因素的相互关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如演讲比赛、辩论会、模拟面试等，让学生在实践中综合运用能力因素和非能力因素，不断提高口语表达与交流的水平。同时，教师还应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薄弱环节进行辅导和强化，使每个学生都能在口语能力和非能力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交往中的各种口语交流场景。

三、基于“表达与交流”的口语教育的未来路径

除优化口语与书面语教学融合，遵循语用学原理开展教学，契合学校与生活实施分层教学，全面关注能力因素与非能力因素外，随着教育理念的持续更新和社会需求的日益多元，口语教育也亟待创新发展，以提升学生的口语素养，培育契合社会持续发展需求的人才。

（一）课程、教法革新：多学科融合与情境沉浸

在课程设计与教法创新方面，未来口语教育课程将更具系统性与整合性。一方面，课程内容将打破传统学科界限，深度融合多学科知识。例如，在探讨社会热点议题时，学生不仅要明确现状、成因及解决方案，还可运用绘画、音乐等辅助的艺术手段来表情达意，使口语表达兼具科学性与感染力。另一方面，教学方法将更加多样并注意互动情境的

设置。如采用情境教学法，利用智能教室模拟法庭辩论、商务谈判、国际文化交流等场景，让学生在高度还原的情境中灵活运用口语技能，提升应对复杂交际情境的能力。如果以任务来驱动教学活动的展开，教学活动应该在模拟真实的情境下进行，那么学生不仅提高了口语交际的兴趣，而且可以迅速提高口语交际的能力。相应地，还要做到知识隐性化。口语教学要提示规则、讲授技能，但是要求教师在教学前设计和教学中实施时将这些规则和技能隐含在所呈现的口语交际案例或者口语交际活动中，最好是在案例学习或活动结束后，由教师提示或让学生自己总结。

（二）利用信息技术：智能拓展与个性培养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语音识别与评测技术将不断迭代升级，实现对学生口语表现的全方位、高精度分析，包括发音的精准度、语调的自然度、语速的合理性等多个维度，并能够即时给予针对性反馈。学生借助这一技术，能够迅速发现自身口语表达中的细微问题，如发音的偏误、语调的平板等，并及时进行自我纠正和优化调整，实现口语表达的精准提升。在线学习平台将汇聚全球范围内丰富多样、优质前沿的口语学习资源，涵盖世界顶尖学府的演讲精华、专业权威的口语训练课程体系、多元文化交融的交流实践案例等，并借助人工智能的强大算法能力，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兴趣偏好和能力水平，为其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内容推荐，实现学习资源的精准推送和高效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将创造沉浸式口语学习环境，学生可以置身于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遗迹、未来职场的模拟场景或跨文化交流的虚拟情境之中，与虚拟角色展开深度互动交流，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锻炼口语表达能力，极大地拓宽口语实践的边界和视野，提升语言运用的灵

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培养出契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口语人才。

（三）重塑评价体系：动态评价与精准反馈

评价体系重构是未来口语教育发展的关键环节。评价指标将更加多元化与动态化，除传统的语言准确性、流畅性外，还应纳入思维逻辑性、情感表达力、肢体语言协调性、文化理解的敏感度等指标。评价贯穿教学全程，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一个持续、动态的评估过程。通过课堂观察、学生自评互评、学习档案袋等多种形式，记录学生口语能力发展轨迹，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教学策略。终结性评价则注重真实情境任务完成质量，如演讲比赛、小组辩论等，确保评价结果真实反映学生口语综合水平，为教学改进与学生发展提供有力依据。

参考文献：

- [1] 课程教材研究所.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G].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64.
- [2] 胡时先. 纠正一般中学生对于学习国文的错误观念[J]. 国文月刊，1941（11）：31-32.
- [3] 韩礼德. 口语与书面语[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13.
- [4] 杨燕荣. 维特根斯坦与韩礼德的语境观：联系与区别[J]. 外语学刊，2018（2）：8.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S].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 [7] 阳小花. 语文教学中的口语交际能力训练[J]. 教育观察（下半月），2016（1）：99-100.

（责任编辑：曹 晔）